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鈞同校字

宣公

公名接一名倭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匡王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按宣與於弒而脩即位之禮以自託於正宣之有即位猶桓之有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喪未期而卿往逆女急親齊也急親齊者子亦齊之自出而魯

弒之故急於親齊以無失齊權爲繫援也未聞納幣而逺往逆者昏已前定也昏已前定者遂及得臣使於齊見子接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欲親魯而許之已於是乎許之女也以正月往逆以三月而始至者齊更有求難焉賂未入故也往逆稱公子而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左氏以爲往逆尊君命以至尊夫人也婦姜者有姑之辭不氏者未可以見於廟也不見廟乎書至則見廟矣喪未碁而逆女而婦至則不氏以見義云爾未練而急於娶也弒君而亟黨援也逆女而不躬親也妾母而儼然姑也此直書而惡亦已畢見矣朱子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於今舊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曰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胡傳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左傳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篡

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弒之與弒君同夫篡弒之賊法所必討而曰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是縱亂賊而寵惡人豈先王之法也哉然爲是說者蓋以命討出自天王故天王而不使之朝會不以列於諸侯則是天討將加其篡弒者然也天王而使之朝會以列於諸侯則是天命所與其非篡弒者然也春秋之初猶知有天子故州吁欲定其位則曰王覲爲可曲沃武公滅晉亦必請王命而後得爲諸侯然命賞加於篡弒而諸侯嗣子繼世皆不受命於王且有下錫之命者禮樂征伐之柄於是乎失矣綠斯義也是以列國之有篡弒者諸侯睨與之會則亦儼然自列爲君而無所顧畏是命討乃操自諸侯也夫命自王朝則雖篡弒而諸侯莫之敢討猶可言也會於諸侯則雖篡弒而天下亦莫之敢討不可宣也乃曹負芻見執而曹人以既列於會爲辭齊商人弒君而殺商人者亦書其弒何歟此以罪諸侯不當列篡弒之賊於會而臣子不當戴篡弒之賊爲君也已列於會而又執之是非討賊矣已戴爲君而又弒之則是弒君矣沿斯意而謂已列於曾則皆不得復討是天于諸侯皆以篡弒命天下而又何怪乎天下之篡弒者日相仍而不絕也哉會齊以定位魯志也而書會齊侯於平州若以爲志在齊者賂故也罪齊

侯之黨惡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也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子卒公會齊侯於平州而公子遂如齊此以見殺子赤立宣公皆主於仲遂而齊助之矣得臣偕遂於前行父奔走於後此以見得臣行父之同惡也成風屬僖於季友而弒般及閔者慶父友以待成也敬嬴屬宣於仲遂而仲殺子赤此遂之罪之所以著於季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公會齊侯於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而齊侯貪利賊義蔑倫黨惡之罪著矣

秋邾子來朝

公立而來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之弒昭公也晉以諸侯之師伐宋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書楚子楚始伯也非與楚以伯以晉之不德而失諸侯也書鄭人貶也晉誠不足與而從楚以侵陵諸夏可乎書侵猶有畏心嘗諸夏也書遂則已肆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書救陳善晉也左傳言救陳宋而經不言救宋者宋鮑弒君非所當救也楚子侵宋亦非討賊書救陳而不書救宋所以全諸

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趙盾以師先救陳而諸侯乃會趙盾之師以伐鄭也先救陳則見從簡書急災患之善而後乃以會伐鄭又見其討不服之從容經以為是可與矣不曰會趙盾者嫌於以諸侯會大夫則大夫反上諸侯也然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亦自此始矣左傳載楚蔿賈救鄭而經不書不與楚以救也遇於北林四晉解揚則是無功矣然正誼明道功利非所計也亦所以令諸夏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吾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夫欲求成於人而伐其與國是益之怨耳何以求成豈趙盾智不及此與穿直藉是以釁兵柄也論者謂盾實假之眾以為桃園之漸也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曰以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按此報復之師耳非討罪也報北林則當伐楚而伐鄭者不競於楚也鄭以晉人不能正宋鮑之罪故棄晉而之楚令晉人乃偕宋人以伐鄭何以服鄭乎故不得比於棐林之伐而人之然棐林稱宋公矣同此以諸侯同之故從同也

甲寅 匡王六年崩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宋人贖華元於鄭華元逃歸鄭從楚以陵諸夏而以宋主乎是戰者鄭則非義而宋有可討之罪又殘民以逞也胡傳曰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先書師敗績者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於筴示人君不輕役大眾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乃去之夫晉以諸侯之師而書人書侵無能爲也德則不競不思自反而又侵鄭且畏楚而還也然鄭受楚命以伐宋而經書宋人主兵楚鬭椒救鄭而經不書其救則終不欲以荊蠻長諸夏也受伐者稱及侵鄭者稱人而救鄭者不書爲諸夏諱也至辰陵之盟而經乃不得不與楚以伯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左傳晉靈

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不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盾出亡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愚按靈公之立非盾志也亦既立而君之靈幼而輕誠則無道盾爲正卿大豈不可教誨不思積誠以感之而悻悻驕諫以至君臣相仇夫已負先君之託矣失人臣之道矣又不知自反以懟其君擅國攬權私其族弟穿撓臾駢之謀而所放者胥甲侵崇之役又假穿以專兵厚自植而周爲防怨歸君而善歸己盾之處心積慮以成乎弒君也非一日矣第不欲尸其事而以假手於穿是以亡不越境所以待穿之弒而後入也入則使穿於周以迎立成公其委穿以弒君之情追不及待也亦可見矣討賊云乎哉是故弒者穿也主乎弒者盾也此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賦蓋不越境者弒之志而不討穿者弒之徵盾於是乎無可辭矣不然者徒以越境爲絕君臣之義可以免罪此或

非正卿而後可非以語盾也不越境正盾之所以爲弑也故孔子惜之惜其甘蹈於惡以爲快也歐陽氏不信左傳直以爲趙盾身弑而非趙穿郤不知造意抽戈之原分首從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弟定王立

乙亥 定王元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禮記說同此云郊牛之口傷則是已卜爲帝牛也口傷則不用故不謂之牲改卜牛所謂扳稷牲而卜之也此正月子月也卜牛在三月之前此蓋卜牛於子月將以用之寅月祈穀非子月郊也不郊猶三望因究竟言之耳魯郊非禮天王崩未葬而卜郊天尊於王固不得以是而譏其非禮也

葬匡王胡傳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譏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戎近王都之側非所宜也楚子伐之似有辭矣故稱爵雖楚亦荆蠻然視戎則有間矣又以觀兵周疆爲已逼矣正書王爵曰楚子亦所以謹之也

夏楚人侵

鄭 左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晉伐鄭不書蓋未告也楚伐戎則稱爵使鄭則書人以鄭之背楚即晉為加所欲也以楚治戎可也以楚猾夏不可也

秋赤狄侵齊 故其俗號赤狄衣

宋師圍曹 宋文公三年武氏謀立公子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遂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師圍曹曹伐宋不肯宋不告也宋鮑即位三年武氏既臣之矣而久欲奉須亂也然宋鮑之立以亂於武氏得以奉須宋鮑亦亂也武氏以亂畔亂宋鮑以亂逐亂宋亂不已而曹人助亂非討亂也曹人蔽亂而宋乃圍亂無以伐人也故不日伐曹而日宋師圍曹言侍衆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子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公羊傳曰不及時而不日漫葬也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時莒郯有怨公欲平之以為功穀梁傳曰及者內為志焉耳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秦伯稻卒 其公卒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按穿也弒君而史書盾董狐筆也宋弒君而書歸生誰史乎傳曰權不足也權不足何以首惡盾正卿也歸生主兵穿之迎已行而盾不討盾實慮心積慮以成穿弒也宋之謀已兆歸生不舉非懼譖也亦必有慮心積慮以成宋弒者存也甯弒君無失黨非穿能弒君趙盾弒其君也非宋能弒君歸生弒其君也

赤狄侵齊 無伯也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媚齊也

冬楚子伐鄭 鄭方弒君楚伐有辭雖未能討亦書爵以與之

丁巳 定王三年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夫諸侯之於天子朝覲且有常期今比年如齊何自屈之過也先自辱而後人辱之以及此也

故曰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高固齊卿叔姬公女曰子以別於先行也左傳曰自爲也故書逆叔姬卿自逆也嫁女於大夫而自也主之宜自損以媚齊之君臣不正之故而至斯甚也叔孫得臣卒子僑如嗣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胡傳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女于歲一歸甯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肆矣愚按魯數朝齊以媚齊也齊止公而請叔姬又恐失魯歡故反馬而高固自來又借叔姬媚叔姬也媚叔姬以媚魯也故越禮不顧如此楚人伐鄭楚于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舊年伐鄭稱楚子意其討罪也乃賊則未討而又伐鄭則猶夏而非討罪矣曾人救鄭不書鄭猶方有可討無可救也

戊午定王四年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楚故也陳背華即夷有可伐矣然晉衛不能聲罪致討而以侵告也則自反不縮不足以長諸侯不能伐魯不能伐宋不能伐鄭當討者不討而僅以侵

陳也斥書二卿亦所以著之矣

夏四月備時也

秋八月螽災也

冬十月備時月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良夫衛大夫來盟謀會晉也胡傳曰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備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遺良夫來盟而公卒見辱也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平莒鄭魯志而齊來會也伐萊齊志而魯往會也上不事天王中不交霸主下不恤臣民而推齊是親凡此類直書而罪自見也

大旱胡傳曰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雖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又言黃父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傳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

主會盟者之過也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宣公行有不嫌於心而非吾人之告矣凡不危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上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愚按黑壤之盟王臣臨之以謀不睦諸侯書得以斯盟爲善也不書王臣者遜之而不與於盟會以尊之也善斯盟而公不與以諱爲貶謂不睦者公也然宋鄭之賊未討而君已列於會斯盟亦何足善但以宣公篡立比周於齊已則不直何暇直人宜有爲盟主所斥者不執歸於京師幸矣敢以是盟爲善而深爲公諱不然者王且不有何有於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豈徒以背晉爲魯君罪哉

庚申定王六年

八年春公至自會亦書過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地胡傳曰至黃乃復違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禮也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大音泰去起呂反○有事大廟祭也仲遂以字加於名上杜氏以爲時君

所加也垂齊地卒於外故地之繹再祭也祭之明日又陳昨日之禮而賓尸也猶者當已而不已之辭萬者舞之總名籥文舞所持去籥者以其有聲而去之卿喪故也胡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廟中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令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傳曰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事季友而屬其子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而嬙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敬嬴又私事襄仲而屬宣公則不待致於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其俗尙白衣者胡傳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告在晉責己可也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過乃復興師動眾會晉戒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按晉師亦狄師也

楚人滅舒蓼

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不言朔食晦日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不爲雨止故有蓑笠之車穀梁傳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傳曰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然遠日葬可也葬有日矣而以雨遷豈禮也哉城平陽平陽魯地雖時亦書楚師伐陳陳及晉平故也

辛酉定王七年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前此五年春公如齊矣後此十年春公如齊矣皆不書王正以宣爲無王也此獨書王正者以下之蔑如京師而以王月正之言未嘗無王也夏仲孫蔑如京師胡傳曰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按左氏此王使人來徵聘也王不來徵聘則蔑亦不往矣魯之無王如此故歲首臨以王正所以探誅之也齊侯伐萊萊未服也秋取根牟林氏曰不書公非公命也然此承伐萊而言或恐是齊取耳八月滕子卒昭公卒文公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傳曰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胡

傳曰與晉罪陳之辭也會於扈以待陳而陳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愚謂晉楚未知誰直也然黑壤之盟王臣臨之陳侯反覆非惟不睦於晉實不睦於王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于境外故書地成公卒子景公獳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遬立晉成衞成告不葬晉不會也惟齊之比忘親棄禮甚矣

宋人圍滕滕未聞罪又方有喪宋人圍之書人貶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傳先是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於是楚子爲厲之故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書楚子其與之乎猶夏而何與也以晉郤缺救鄭故目楚子惡其君之辭也鄭賊未討也然其君列於會王臣臨之矣且襄公不與弒也則救鄭可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按稱國以殺君及其臣同殺之也稱大夫無罪也無罪何以名曰有罪者以罪名著其罪也有善者以善名著其善也曷著其善直諫也於後徵舒弑陳靈孔甯行父奔楚楚子入陳誅夏徵舒陳以亡而復存則加亂之所由而洩冶以直諫殺矣胡傳曰洩冶無愧於史魚之直矣其猶在子哀叔肸之後乎仕於皆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惡謂胡子之言是也然死於直諫不猶賢於竊祿苟容者遠乎

壬戌 定王八年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傳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相惠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以柔巽事人不以道而得地與悅人之卑屈事己不以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不言朔食在晦或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衞

左傳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衞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

使者則告不然則否胡傳曰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爲崔氏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强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愚按春秋有難聽斷者如宋華孫來盟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及此齊崔氏出奔衞之類姑備一說未敢必以爲然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齊喪也胡傳曰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葬不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之葬其不顧尊卑上下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按春秋之書弒君也其例不一有書人者弒者非一人則概舉之也有書國者狄之也有非其人而書其人者罪志也志當國者而抽刃者次之也有書世子者兼君親也有直書其人者罪專在也夏徵舒弒君罪在徵舒也靈無道至矣獨徵舒罪乎曰君臣非等夷也名分不假易也君無道而己無如何逃之可也且人子諭親於道者也御叔死徵舒嗣夏姬淫徵舒而人子也宜以禮防閑其母內則盡其誠孝於親上則致其忠愛於君下則禀其內外於家而莊嚴以御其私肆夏姬雖淫何自以通於君而至斯瀆褻之甚乎己不

能然亦惟身自刻責以待罪於他邦爲庶乎其可而不勝一時之羞忿遂忘君臣之大倫卒至於身夷族滅被惡名於天下後世弒君之罪安所逃哉故明正之曰夏徵舒弒其君所以教天下後世也然則君無罪乎曰惡得無罪洩泄殺於前身死於後夏氏弒之以明其死於夏氏也此千秋之明鑒也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曰前闇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淺用衆也鄙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憐之小邦且滕不事己毋乃己有所闞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卿往會葬隆齊於天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稱人貶也前此鄭成於晉矣而晉不能庇鄭以勝楚爲懼故成於楚其情可矜也今茲陳有弒君之賊晉所宜討乃兵不加於陳而鄭之是爭謂其貳己而已也豈伯討哉并人諸侯人人有討罪之責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劉康公也胡傳曰宣公享國十年矣不朝於周而比年於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惠葬縱未畢法勿聘焉猶可

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胡傳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而陵弱侵小是為盜也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平原出水

季孫行父如齊 初聘頃公

冬公孫歸父如齊 告伐邾也歸父主兵伐邾故往告宣公而下兵柄在大夫矣故不畏君而畏齊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齊卿來報文子也頃公三月而亟葬其親又未及踰年而以吉禮遣使出聘皆非禮也

饑 水災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然經書楚子伐鄭而不書晉士會救鄭者蓋直楚而不與晉以救也楚將有討於夏氏故欲先定鄭晉所爭者惟鄭而不知討陳是以經不直晉殆與楚以霸之漸也

纂例 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鄭地是時陳靈已弑子成公午立成公在喪賊且未討而以吉出會非禮也楚稱爵而序於陳鄭之

上楚始霸也諸侯方戍鄭而鄭伯及楚盟必晉有不足與者矣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其信如子良言則晉楚皆不德也然是時楚君方明能脩國政而教其民晉安息倩惟賂之求蓋勉强支吾而實不能與楚爭矣鄭居兩大之間而託庇於強其亦非得已也且觀楚之能討少西而楚愈於晉矣夫楚霸非聖人意也中國無霸亂賊不討而將有討之者乃出於楚中國又力不能爭則於是不得不與楚以霸也無王而有霸傷也中國無霸而楚霸聖人之心乃益傷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從齊志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欑函狄地林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狄卒往會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告楚子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善之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書人者討罪之辭也言人人所得誅也楚子將縣陳以諫而復封之故書入入者獲而弗有也楚子入陳而後殺徵舒經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者善楚志也楚以討少西故入陳不以入陳累討賊之善也善討賊則曷爲書入入者弗順之辭初欲縣陳終又鄉取一人以歸則楚子之志終以利動也以能不縣陳故只書入以終之利陳也故不恕其入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納者內不受之辭公孫甯儀行父不繫之陳絕之於陳也言非所納而納也二臣從君於昏以肇陳亂不肆諸市朝已失刑矣況納之乎書納二臣於陳譏賞惡也

甲子 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胡傳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人人得而討之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辭也

楚子圍鄭

左傳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內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

里而許之乎夫楚子入鄭矣而經只書圍楚人憑陵也而經且書齊何歟曰東遷而後中國已無王矣桓文而後中國更無霸矣中國無霸是以爭奪相殘至於子弑父臣弑君而莫之或討亂臣賊子踵相接也前此晉主夏盟諸夏之背晉而即楚書經嘗罪之矣至乃齊人弑君而晉不能討晉人弑君而晉不能討莒人弑君而晉不能討宋鄭皆弑君而晉不能討晉人自弑君而嗣君亦莫之討君子謂晉人誅不足與也夫諸侯之戴伯主也亦曰能扶弱抑強誅討亂賊以安人國家耳令茲陳又弑君而晉且有事於邾宋且有事於滕齊且有事於莒晉且有事於狄也晉德如此猶得曰晉不可背而楚不可即哉鄭既盟辰陵中間未有晉師而又微事於晉楚子闇鄭以爲亦無怪焉且又哀其窮而退師入其國而不取退而受成以禮於鄭君子謂足其庶幾用夏者也故得書楚子而免其入鄭之罪辭也然書圍則亦以著荆楚之勁而爲諸夏危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
不猶愈乎師遂進楚聞晉師既濟欲還伍參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楚子次於管以待之而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
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致師攝叔為右晉人逐之弗及晉
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潘黨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楚子逐
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輒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曰晉軍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甯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士會收上軍而去之不敗荀首射連尹裹
老獲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
於郤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子祀於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經不書救鄭不與晉以救鄭也救無
及於鄭而志乎是戰也以晉及者及晉志也欲戰者先穀
而以荀林父及者林父帥也帥不志戰誰敢戰者軍令之
不行而欲從而分惡是威不立而輕眾勸民也非林父及
是戰而誰及哉楚子書爵楚不志戰也始而欲還繼請成

矣非魏錡趙旃之挑戰不合也楚潘崇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我使二國暴骨暴矣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示子孫然則楚子雖勝而猶有自告之心也於是乎齊之不亦宜乎董子曰春秋無通辭楚變而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得之矣

秋七月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入陳則以討賊矣闈鄭則謂背盟矣戰邲則晉人及矣滅蕭何爲乎同此楚子也以討出而先以貪歸也且滅人國也凡滅人國者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按楚雖滅蕭猶書其爵今中國列卿而以人書謂楚之不若云也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徒要質鬼神又終無以相信故林氏曰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爲盟也中國又無伯也夫以爲同欲則宋衛之志睽矣以爲惡其反復則反復者不止斯盟也不同而書同盟何故曰强同而終不同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同而强同之故曰同盟者人也行人强之也無策甚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矣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夫

清丘之盟口血未乾也乃宋師伐陳而衛人救陳是衛實背盟宜罪之在衛也然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陳國屏亂楚討其賊而復封之不得已而服楚豈罪也哉不爲矜恤而師旅加之故宋稱師著其橫也宋不當伐陳則衛當救陳矣況重念先君之好乎故書救以善衛也善之則曷爲稱人曰清丘之盟故也以爲恤病則陳鄭宜恤也以爲討貳則陳鄭可討也二者何適從乎然與其背之於後則曷若愼同於始也

乙丑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然亦見晉之不足恃矣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故也然宋人救蕭而經不書楚伐宋而經書爵何右楚而左宋之甚乎曰蕭者宋之附庸救蕭者自救耳且不成救也楚方定陳而撫之宋人不恤而伐之是與楚以有辭也

秋螽

爲災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晉師歸自邲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又殺林父以重楚勝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

使復其位及此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夫先穀信有罪矣然討邲之敗則罪宜先林父賢林父而赦之先穀不當獨討清之師則安知罪之必在先穀也晉貰無能爲戎狄屢侵中國而晉不能禦狄是以敢伐晉先穀罪乎哉先穀可殺而殺之者非所殺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丙寅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衛人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按達之罪不在於背盟救陳而在於同盟清丘夫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清丘之盟豈近義而晉猶可宗也哉既同之盟而又背之是以不免於罪也衛不知自強不能以義折晉人而乃輕殺其執政之臣以說於大國衛亦殆乎其不國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交公卒子宣公盧立

晉侯伐鄭左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

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鄭伯如楚謀晉故也夫爲鄭故而伐鄭則報怨耳然不急於一逞而示以整使謀而來則懲於邲而知戒是庶幾異於殘民以逞者故稱晉而以伐書

秋九月楚子圍宋

初文公十年厥貉之文宋及楚子田於孟諸楚文之無畏辱宋公之僕是年楚子使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畏曰我則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見子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辱宋公罪已在楚矣又復使過宋而不假道是挑宋使殺之而己乃圍宋也兵不得己而後用烏有挑敵而用兵圍之以爲快者其罪明矣使無假道者楚子命也則闈宋者楚子志也斥言楚子圍宋所以著其罪也

葬曹文公

不日常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傳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虐中夏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周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斯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止楚子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休氏曰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文凡平課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愚按及宋志也宋及楚平不得已也楚旅雖有討賊於陳之義

春秋因而與之及陵暴之不已則春秋轉而惡之矣宋之受闈也自九月以至於今九閱月矣仗信以待晉之救而晉救終不至中國諸侯亦無仗義以從簡書者於是宋不得已而及楚平經特書之以惡晉而罪諸夏也楚假義宋而行則與之楚涖力以暴則惡之聖人何容心哉晉以伐鄭滅狄則力有餘以救宋則力不足謂之何哉故曰書宋及楚平所以惡晉而罪諸夏也宋伐陳以挑楚楚不假道以挑宋又不能以大義責楚而輕紓情實擅自相盟而後告君雖救國難亦已非計而專事矣故二卿並稱人也自魯臣出會楚子宋人及楚人平而諸夏皆相率以從荊楚又聖人之所傷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夫酆舒有罪晉人討酆舒而安潞可也滅其國而以其君歸於義何哉晉稱師著其暴也以滅潞而有餘以救宋而不足也潞赤狄耳而書爵以見潞雖辜狄亦齊破先王之爵命且晉姻也假討賊之名而貪其利而滅甥舅之邦非進赤狄以甚晉也見晉雖號為中國盟主實楚旅之不如也合上事以觀而知春秋之罪晉深矣若以

爲攘外之師則先春秋之旨矣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瞯晉侯之略狄田也瞯人之出而伐之稱人微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傳曰稱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其爲當上之辭者矯王命以殺之也有旨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室無王矣

秋螽 爲災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胡傳曰禮之始失也請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請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纂齊六卿分晉三家專得理國然也不能辨之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按藉謂助法孟子曰助者耤也過藉謂既取公田之入而又遂畝十稅其一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也初稅畝譏變法且盡民也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稅畝乎其後作丘甲用田賦

至於二猶不足皆宜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蝝悅全尹絹二反○蝝螽子也董子曰蝗子劉歆曰蚍蜉有翼未知孰是冬當閉蟄而蝝更生雖不害物亦災異矣

饑

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違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閒賂遺之末而不敎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是以兩書其饑以示天下後世爲國者之不可不敎本也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而書人微之也不在諸夏而狄之是事欲盡殄之以爲快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下都屋歇前曰榭爾雅曰無室曰榭蓋榭卽序也儀禮又作豫皆音之轉也有堂無室以便射事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謂之宣榭者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服虔謂宣揚威武之意講武習射則往就之補正謂

宣土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呂氏考古圖云有郝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鄭胡傳以此爲據謂宣王之廟說各不同要之藏樂器之所而火是禮樂之柄失也講武之所而火是征伐之柄失也宣王之廟而火是周之不復中興也且人得而火之是姦懸之輿大不敬而無天子也但宣王之廟則不應在下都即以爲別廟而榭制無宗何以安丰宜姑闕之

秋郯伯姬來歸左傳曰出也

冬大有年爲民幸也程子曰紀異也謂之紀異者以宣公而大有年也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傳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懲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責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赴告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食晦日

或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都管反○左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侯帷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日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盧待命於齊日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按齊之不與於諸侯之會歷數君矣至是晉人徵會而復使婦人笑客齊高固來會而高固逃是告在齊矣同盟斷道以討亂同者有不同也以同伐不同也然諸侯以爵序則經謂貳有可討也婦人笑客郤克之私憾晉侯不許其請伐而會於斷道則亦已有禮矣齊侯不親會而使高固高固又不會而委之介貳謂能免於討乎魯宣之事齊也甚卑及惠公卒而交遂疏又欲如楚乞師將以伐齊蓋齊人厚求於魯魯有不繼而更求伐之所謂小人同而不和也魯未與晉同至此而始同是不同者同故書同盟然魯方同於晉繼又欲同於楚而安在其爲同也林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鮮有不書同盟者然要之非齊桓之舊也又按穀梁傳謂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叔子

笑之今按經文無行父如齊事又郤克跛而非眇公穀固多傳聞之誤也

秋公至自會告廟也冬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公弟公母弟也叔字肸名也日厚之也字嘉之也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以逃會而討以受盟而還不盡以逞也故書爵

公伐杞虞小也

夏四月備時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胡傳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於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楚始赴於魯莊公卒子其公立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以蠻夷以懲求名之偽者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傳

曰宣公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
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其道正心以正
朝廷禮樂政刑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
按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魯境上地左
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歸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按歸父謀去三桓非策也然志張公室其心非有他也行父知其謀故因公薨而先發以逐之其歸罪於仲强辭也仲則有罪歸父何罪鯀殛而禹興不亦可乎且爲宣公行賂於齊者非行父乎行父而逐歸父也其果自問否邪時魯政已在三桓乘君之薨而逐其異己者以自專也歸父不稱公孫紹族於魯以著其見逐之實見先君之尸未佮而執政者遠逐其親信之臣爲無君也歸父還自晉見其畢事而復命先君不委君命於草莽終事之敬歸父之賢也至笙而奔兄執政者之權威與奪出其掌握而弁不使先君之使臣得以復命於殯宮也遂者驟辭言逼之而使之遂奔也

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然而行父之惡著矣三桓之勢張矣而歸父之賢亦可見矣

春秋集傳卷之九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飈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錡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世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或疑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至此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衡已堪爲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然無可考矣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世嫡承嗣內外安甫脩卽位之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如五月之期 無冰 胡傳曰寒極而無冰恒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

政事紓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矣按二月無冰而書此春秋用周正之驗也若以爲仲春鮮羔開冰而見其無冰然則有正月而無冰者又何以書焉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胡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上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今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用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愚按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不能皆田山林川澤道路宮室之類三分去一約爲田者六十四井一井九夫之田實則八家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正卒三甲送輜車者二十五人實一甸出百人五家而養一兵也故千乘之國約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魯地之大出千乘而

有餘而復作丘甲不知本也公車千乘魯僖之舊昭公蒐紅革車千乘則此未嘗增乘殆每乘增一甲耳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爲之非終用也然則丘甲之作或亦不久而遂已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孫辰之子及內志也赤棘晉地先是宣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會楚莊卒楚師不出乃更用晉師是年聞齊將出楚師故盟于赤棘夫魯初比齊中而背之乞師於楚終又背楚以結於晉亦既二三其德矣宣公薨成公幼二三執政不思諭民以安靖國家乃厚賦於民外結强援以辭敵於鄰國莒謀國之善策歟是以楚晉皆未出師而北鄙巢臣之寇入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史記皆作貿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服叔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胡傳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

冬十月

備時月

壬申 定王十八年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夫齊人始既受盟於晉中而背晉結楚又以伐魯齊非義也然在魯則始而事齊中而欲以楚伐齊終又盟晉以謀伐齊是齊之伐魯實魯致之也故齊得書爵而恕其圍龍薄責於齊所以躬自厚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不如戰也夫衛人侵齊以救魯也而以良夫及是戰者齊師還矣是戰良夫志也非良夫石子還矣書及惡殘民以逞志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嬰齊叔肹之子鞌齊地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帥師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於莘壬申師至

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宛茷以佐車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免之接魯實乞師然不以魯及而書於晉衞者晉實討齊貳而郤克一笑之釁也魯並書四卿故辭也人自爲師而魯無君也且無人於君側而不恤也臧孫許無師其亦與帥師何逆吾師而道之是亦與師師也曹不書大夫而書公子首者魯侯賜晉三師命服則曹首蓋亦與賜焉以內賜而成其爲卿也齊侯伐魯敗衞背晉好楚此又自請戰焉則齊實召寇不以齊及而以魯晉衞曹及者諸侯有同憤焉且郤克志也亦以是爲宜及也書齊侯者君臣之辭齊侯幾見執矣言抗君也晉爲救得衞而不得言救益實以郤克之怒而及乎是戰耳非救也及之者罪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袁婁齊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遂揖而去之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郤克使魯衛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齊人歸魯汶陽之田夫齊佐如師來致賂也非來盟也故及盟者晉志也齊敗而盟曷爲以晉及之齊以賂免非必服也晉又失辭而授之曰寶故有恐於齊而汲汲乎及之盟書及齊國佐盟於袁婁譏晉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冬楚師

鄭師侵衛

左傳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二國稱師君卒盡行也不書公子嬰齊而以師使師無名也不書使我我有欵焉且以賂免也楚莊嘗討陳服鄭大敗晉師春秋以其討罪恤民而怨之姑與楚以甚前也至是而無名行師鄭人附之春秋交惡之矣故稱師惡其橫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之夫僖公與楚子爲齊之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自後而如楚乞師則不諱矣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文公如晉及處父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至此而公會楚公子嬰齊則不諱焉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不得復爲公諱者何魯致冠也既無成謀又無明信既無文德又無武功以致斯屈辱也其會楚嬰齊賂也諸夏之陵夷陸矣而大夫之抗諸侯亦自此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蜀晉地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之大夫

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以公及者請盟者公也人列卿人其從楚亦以人公也以是為不當背晉乎曰楚貨不可從安問背晉諸夏貴自强耳若以晉為盟主而不可背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聖人豈率諸侯而使從三王之罪人也哉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鄢敗諸丘輿皇戍如楚獻捷胡傳曰討邲之役則復怨勸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鄭之從楚附蠻夷接中國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愚按晉本無可與與晉以有辭所以甚諸侯匱盟之醜也

辛亥葬衛穆公日厚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告廟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杜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也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愚按穀禮則何以書曰變也災不恭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以義起者也○胡傳云不言宣宮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愚按遷主於廟者以昭穆迭移而上親盡者祧之耳非毀爲之立廟也毀廟之道毀粱以爲毀毀易檐改塗易檐則新矣然則宣公之主未遷則僖宮而非宣宮無所謂新宮也宣公之主始遷則禰宮宮可謂之新宮遇災而哭禮矣惟公羊檔何將何以稱桓宮日垣主入廟已二十年矣自不謂之新宮也胡傳未是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也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傳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宗廟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邑也左傳曰棘不服故圍之胡傳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而圍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

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歛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書過時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夫以上卿主兵而所伐者赤狄之餘書譏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按來盟者前定也此其來聘則非前定之盟也非前定而尋盟以內及公志也二子盟公抗也專也非君命也公不知以君盟臣之已屈而汲汲尋盟以厚結晉衛而區區先後之辨又失其平以詒晉耳各書其日以諱之而不書公諱詒也

鄭伐許

杜氏曰不書將師告辭畧也胡氏林氏以爲狄鄭愚按鄭固可狄然鄭狄久矣而曷爲狄於許之役也以再伐許狄則春秋之憑陵弱小而一嵗再

伐者可狄多矣亂闕文也

甲戌 定王二十年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左傳曰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子紇嗣 公如晉 朝也 葬鄭襄公 不日常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諫之乃止家氏曰成公中無所主逐變屢遷始以晉伐齊而有鞌之勝乃又受盟於楚稱幸晉人無討比年如晉一不禮而又將叛之直書其事而情自見矣 冬城鄆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按此則西鄆也今鄆城縣 鄭伯伐許 喪未踰年而吉服以從金革之事非不得已故書爵以著其非禮也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其曲甚矣

乙亥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按餫逆

女者輕矣而卿往會於大國則已詔若僑如自往則已專環谷汪氏曰自文十年彭生會劉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梁山崩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本韓國之望晉滅韓而梁山屬晉不云晉梁山者名山大川天子所主不以晉私也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曰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拔山以氣鬱而驟發則崩陽決陽而陰因翔陽也謂爲朽壤非也胡傳曰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爲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焉則可矣

秋大水平原出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左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按鄭服而同盟不同者同也而

明年魯衛侵宋矣是同者究不同也諸侯書爵其與是盟乎天王崩赴告及矣喪則不奔葬且不會而以鄭服同盟諸侯書爵以明其罪也爵頒自天王天王崩而不奔喪不會葬其釋思爵之所由頒否乎爵傳自先君先君薨未終喪而以吉禮會盟征伐其釋思爵之所由繼否乎凡此類書爵皆明示貶斥也美惡不嫌同辭

丙子 簡王元年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廟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

[illegible]公六世孫成公之九世祖也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附人也夫喪事即遠宮廟亦然毀不更立武廟之毀久矣而復立之以德則武未聞可宗即其德可宗然以諸侯而不還之宗踰於五廟是上僭也妄儒誇之以比周武世室亦不自知其罪矣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鄟市兗反○內滅國書取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同盟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子靈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夫既同盟矣而又再會是盟不相信也不足相信何庸再會以勤諸侯是屢盟以長亂也吾人不知自反明信以綏之而更使同盟相侵伐焉師何

名乎是役也晉伯宗與師而獨書衛孫良夫良夫卿也伯宗非卿也書衛卿而若可統晉大夫矣魯於二國尋盟先荀庚而後良夫經於帥師侵宋書良夫而不書伯宗以見晉衛皆侯不常以強弱爲次而班位有常也伊洛之戎陸渾蠻氏與師經不書以全中國禮先代之後也侵宋而上卿帥師陋之也非伯討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公孫嬰齊如晉聘也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又同盟蟲牢矣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從晉故也棄楚即晉而楚伐之是猾夏也然鄭從晉是也鄭之所以從晉非也鄭人侵許無已許訟於楚鄭與許訟不勝於是而請成於晉是與楚以有可伐之辭也故書卿書伐而辭無貶以罪之在鄭也矣雖然楚卒非所可從也鄭

改從晉故下文與晉欒書之救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公從之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遷皆小國迫於大國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從都非不得已也故不書

晉欒書帥師

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按前此鄭之伐許也晉嘗救許伐鄭取汜祭矣經不書救者伐鄭取汜祭則不得爲救許也鄭以不見直於楚故請平於晉鄭非知楚之不可從而自新者也然彼既來歸矣不咎既往可也楚嬰齊以鄭成已故而伐其喪晉於是乎救之經以爲是成乎救矣故書救善晉也晉楚遇於繞角楚還而晉侵蔡是遷戮不遂市矣及還從於桑隧欒書能以三卿之諫不戰而還日書遂侵蔡者因其能從善故免其遷戮遂事之罪而與其從善改過之速不以侵蔡累其救鄭之爲善也

丁丑　簡王二年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兮○鼷小鼠齧物不覺謂之甘口鼠也寅月將郊故子月卜牛牛必在滌三月也不謂之牲而謂之牛郊日未定未成爲牲也穀梁傳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夫非人所能爲則是天之不享也備而志之聖人示人謹天戒也

吳伐郯

郯音談○吳以國舉告辭略也始通於中國矣伐郯始猾夏也左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始朝公也

不郊猶三望

非禮也五月後時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衞地左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嬰齊再伐鄭經書之同辭惡其力爭不已也書救鄭善諸侯也舊年欒書往救而此合八國諸

侯者以楚勢之張且將尋盟故也鄭獲鍾儀而獻之晉晉鄭之交密矣齊自鞌戰而後晉命自從矣宋再見侵而不貳矣甚以齊服之故而亦來服焉於是同盟焉不同者同也然未幾而魯以汶陽故貳心鄭以楚賂而會鄧同亦烏在其能同也

公至自會

不以救鄭至鄭已勝楚也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而書入者見吳之始強如自外入也先是楚圍宋之役師還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楚子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以爲北方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娶夏姬巫臣止之後乃自娶之以奔晉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吳始叛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焉

冬大雩

冬而大雩書非時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故不

書入厥以叛以免晉納叛取邑之罪也

戊寅簡王二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傳曰來言者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左傳季文子餞韓穿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間一與一奪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兵力得其故地而不正經界於天子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齊既反魯衞之侵地晉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綏辭也歸之于齊者易辭也爲國以禮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蔡服於楚而棄諸夏宜見討也然不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書侵陋之也齊恒公亦先侵蔡而後伐楚

不以侵陋乎曰桓之侵蔡潰其謀以伐楚也欒書侵蔡因侵蔡以侵楚焉耳不書侵楚不足書也

公孫嬰齊如莒

逆婦也蓋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壽蕩意諸之父胡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惜其稱而已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妹皆致其厚者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戒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侯之女妻趙朔爲趙莊姬趙朔卒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動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同括之逐嬰齊不書無君命也無君命而逐大夫罪也此讒譖所由興矣稱國以殺而同括書大夫殺不以其罪也趙姬譖之欒郤徵之晉君不加察焉以成斯獄故稱國以殺讒眾蔽而盡刑也○趙氏之難作於莊姬而史記以爲屠岸賈殺之趙武從姬氏於公宮而史記以爲程嬰杵臼存之論古者只當以經傳爲據司馬遷網羅舊聞輕信而無識不足

以爲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胡傳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俻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天王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見出而卒於魯故日以卒杞伯卒逆其喪以歸故仍繫之杞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傳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文子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傳曰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幸請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衞人來媵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存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來媵以明逾

制爲後戒也按媵必同姓參骨肉之恩所以消嫉妬也而行齊人來媵亦非禮也

己卯 簡王四年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曰請之也 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胡傳曰叔姬之行無可考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傳曰盟非固結之本也晉有二命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己脩信明義以補前行之德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愚按同者有不同也諸侯晉齊以盟主合列國之君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不同盟誰能異之魯衛以歸田而不同矣鄭以楚賂而不同矣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待吳而吳不至盟諸侯而諸侯貳心而亦曰同盟者強不同以爲同亦同之而終有不同故也

公至自會 告廟

二月伯姬歸

伯姬公同母弟也宋公不親迎又不使卿來貴聘而賤逆之非禮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胡傳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女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胡傳曰經有因褎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褎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者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內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立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緹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鑄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夫鄭以賂貳信有罪也然亦既來朝矣猶不免於執之且出師以伐之又殺其行人也在晉不已暴乎稱人以執逆辭也晉且無王而欲人之己伯輕執諸侯不以歸諸京師鄭誠有罪且猶不可況不足罪乎故稱人以執深

惡晉也殺行人不書君且見執殺行人不足書也楚救鄭不書鄭以賂故從楚貪利忘信無可救之善故不與楚以救鄭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不日常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傳晉使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傳曰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愚按此楚人伐陳以救鄭之師也於救鄭而不書於伐莒則書之於入鄆又書之以見楚人之侵暴橫逆也莒與晉同盟矣楚人伐之浹旬克其三都而晉不之救則何貴乎同晉盟也背已者見執見伐而服已者人不能救其患也何以爲盟主故書楚鄭帥師于伐書日書潰書入以病晉也

秦人白狄伐晉秦左傳曰諸侯貳故也然秦間諸侯之貳而伐晉

豈義也哉稱秦人貶也白狄借秦人亦狄人也

與鄭人圍許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夫鄭實貪昧以致大國之討而乃委罪於許君亡之不恤而用師以圍許陵弱暴小非義哉故書人書圍著其悖也

城中城中城魯邑或曰中城者郛內宮外也未知孰是莒以無備而潰魯懼而城中城為國之末務也雖時亦書重民力也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其曰衛侯之弟黑背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以為後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四卜已非五卜益瀆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然則

此非晉侯也非晉侯而晉侯之以懲妄也人執鄭伯不足以服人而徒亂人之君臣太子而晉侯之又以亂己之父子君臣矣何以知必非晉侯不踰月而晉侯孺卒則會伐非晉侯矣以未侯者而侯之則不得不從而侯之未侯者而從而侯之故皆爵之前以執鄭伯而人之非以畀伐鄭爲善而爵之也

齊人來媵

異姓而媵非禮也媵不足書以三國媵而書衛晉來媵不足書以齊人來媵而書猶媵陳人之婦不足書以結媵而書結媵不足書以及齊侯宋公盟書也

丙午晉侯獳卒

景公卒子厲公州蒲先立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傳曰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備時月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郤克之從兄弟郤犨來聘且涖盟在喪而遣使出聘非禮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

如齊以脩前好冬十月備時月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胡傳曰人主無誠愨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出者見周室衰微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耳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或曰瑣當作巢先是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釋而歸之楚使成焉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子商之使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晉人楚人將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是歲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林氏曰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所以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

人敗之夫以晉之強爲諸夏盟主何汲汲於成楚而有事於宋之盟則以讒慝交行二三其德內無罪而殺大夫外失信而携諸侯而於是楚人伐莒晉不能救鄭人圍許晉不能服由是外託息爭之名內懷疑懼之意以汲汲於與楚爲成是以吳強於東楚橫於南秦伐於西狄侵於北矣乃以許敗狄之師焉究之敗狄之柴何補於膚意成楚之辱故經削西門之盟而不書而於敗狄則書人明年郤錡之來書以乞師辭與列國無殊以深著晉之不伯也

冬十月備時月○是冬晉楚交聘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以伐秦也晉爲盟主徵會討貳可無吉乞而此之伐秦以復私怨與諸侯無與焉且諸侯告有貳心而晉與楚成懼不得諸侯矣是以卑辭以乞焉乞師者不伯之辭也

三月公如京師始朝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以伐晉諸

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胡傳曰諸侯每歲征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愚按王臣會伐而經不書與晉人得以私怨用王師也且書會劉子成子則似如京師者乃以請師天王之故故不書亦以重朝王也不書及秦人戰秦師敗績者又以朝王而後會伐王師在焉不使秦人得抗王師也

曹伯廬卒于師

宣公卒負芻篡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告廟

冬葬曹宣公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役也晉有恤勞之心諸侯有討賊之志其庶幾焉矣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丘公卒子黎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歸易辭晉為之請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

女左傳曰稱族尊君命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脩舊怨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舍族尊夫人也愚按此蓋史氏承上省文耳前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後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皆然似不必過求其義婦者有姑之辭氏氏於晉也林氏謂妾姑則不氏以別於嫡姑亦未知然否也以者不以者也胡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焉其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獻公衎立秦伯卒桓公卒景公立

乙酉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不日常也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奔齊已乃又使嬰齊紹其後更曰仲氏胡傳曰此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癸丑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傳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胡傳曰稱侯以執伯討也負芻殺其太子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於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愚按此書同盟同以討罪為心也曷見其同以討罪為心師還自秦而諸侯已請討矣故同盟者同心也同盟之辭同而所以同者不同皆因事而可考也同以討罪為心故皆書爵然衛侯在喪而亦爵負芻罪人而亦爵則有未盡善者焉將討負芻之罪則不當使列於會既列於會而同盟矣而後乃執之故於後曹人得有辭以請而負芻竟不誅矣是失罪人也故雖稱晉侯以執而負芻不名以諸侯實曹伯之也雖然賊所當討不必以既列於會而疑之也

公至自會告廟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

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夫楚人背盟猾夏其罪著矣而曷爲以楚子書曰前年鄭人無故伐許則楚之伐鄭蓋亦有辭西門之盟春秋不書此在傳以爲侵而結背伐又所以著荆楚之强而晉及諸夏莫之能遏晉主夏盟不能討荆舒是懲而反引之以與同盟其背盟猾夏將無足怪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日厚之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討猶有戌在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

爲司冦以靖國人胡傳曰元之奔晉與歸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許之討而後歸可謂正矣愍按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者內外與之也蕩山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不能正君臣之訓於早而至於攻以殺之罪累上也山不氏絕之於公族也華元之討正而有不盡正者非王命非君命而專殺大夫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鰌音秋○鍾離吳楚閒地左傳曰始通吳也按吳以國舉禮未同於中國也列卿會吳無貶辭者吳雖僭夏未至如楚之甚且周室懿親也但以其用夷禮僭王號而外之耳晉之通吳欲以病楚於志若無惡焉故列卿則書名然亦以羞之也殊會以外之以諸夏之無能爲而通吳爲失計也胡傳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成襄之閒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覲吳聖人葢傷之

許遷于葉葉食業反○葉今河南葉縣左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按楚人遷許而以許自遷爲文

者因許志也且不與楚之得以制中國也張氏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楚以求安著小國之失所也李氏曰許遷其國而上楚其亦不善擇所從矣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曰雨而木冰也何氏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愚按兩著於木凝陰不啓於是乎木冰陽不勝陰也陰脅陽謂之木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卒子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鄭子罕伐宋夫鄭背諸夏而即荆蠻惟利之從其罪著矣傳言伐而經書侵著鄭之情也姑掠宋以嘗晉也宋合晉楚之成而鄭依附楚以侵宋亦以見西門之盟之非策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於斬於珫二反○黶書之子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

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夫晉之討鄭宜也然內難之不恤而爭諸侯非計也其曰來乞師者晉楚成矣宜無所用師矣而不免復爭鄭也則無以令諸侯矣故須乞也乞者不伯之辭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左傳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伯州犁侍於王後伯州犁以公卒告楚子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晉厲公車陷於淖欒鍼掀而出之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養由基射呂錡

伏弢死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追之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晉人因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按此晉伐鄭而經不書伐不與晉之伐也謂德不足懷也楚救鄭而經不書救不與楚之救也謂楚無庸愈也西門之盟故也而楚乃益肆矣以晉侯及是戰者范文子不欲戰矣而晉乃終於戰謂貪一日之勝而忘君臣之憂也書楚子鄭師敗績者遂子集失於日則君之傷爲重故不言師鄭師敗而君傒免則書師敗績也此師之與也楚鄭之罪爲多而經若重責晉者晉厲方無道而力爭諸侯與人欲晉之自治蓋亦猶范文子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二卿相惡而楚子之令不行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懷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取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懷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夫鄢陵之戰齊衛師皆未至則後期不獨魯也晉以讒懸公行而自絕於魯此可見晉德之不脩而鄢陵幸勝內憂乃滋大矣魯以內難之故而後期晉不之察而不見其君而執其老晉自絕魯耳魯侯何閟焉故直書不見公而不以爲諱言咎之在晉也非魯之不列於諸侯也

公至自會

告廟也無閟之辭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氏子爵周卿士也晉人以鄭未服又恐諸侯之貳己故藉王

師以爲重先尹
子尊王臣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
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
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人謂
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胡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不累
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不善
蒙賞惡不即刑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篡立不能
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主矣而愚
按子臧之事人以守節高之抑知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此諸侯之正也負芻弑君之賊不可以君曹臧者也使
欣時於此受王命以君曹而正負芻之罪以慰先君之靈
以報太子之讎以順國人之心誰曰不宜不知出此而區
區以節自守卒使弑君篡國之得逞其志是
縱賊而疵之者即欣時也其節亦何足尚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丘晉地稱人以執非討也譏人
之執國卿也舍之于苕丘疑也疑
而不敢以歸也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逐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晉及魯平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偃成公弟也左傳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盟扈晉志而以魯及者以魯盟晉不以晉盟魯我直晉曲成不成在我不在晉也刺公子偃內討之辭然僑如奔而子偃刺又以見魯刑之失乎也

丁亥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左傳鄭子駟

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此帥師而以使書隨之也鄭使晉衛救晉不書存晉伯也晉伯何足存亦以維諸夏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單子周卿士柯陵鄭地杜氏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晉爲兵主而先尹單尊王臣也林氏曰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夫不服鄭替也上盟王臣抗也故會皆書將而盟記月日以謹之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盍畏楚也楚救鄭不書不與楚以救也尊王師也

秋公至自會告廟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何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

月上辛愚按周正子月上辛圜丘之郊也夏正寅月辛日祈穀之郊也魯郊當用寅月或曰用郊者用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若據邾人執鄫子用之之文則或說亦近是其罪愈大矣要之九月非郊時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左傳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諸侯還不書圍者圍非王師事且無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告廟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脤音蜃○貍脤地闕公羊傳曰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按此蓋謂舊年沙隨之會嬰齊之晉為行父請至今年始歸卒於貍脤公適出會及公歸而後卒之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亥月日食陰已甚矣

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居碧二反○定公卒子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公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及溫季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爲卿德國以殺欒書及羣嬖與殺之也三郤非無可殺罪不去其官者殺之不以罪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以楚師之敗也又恃吳而不事楚楚公子囊襲舒庸遂滅之

【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舊年冬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曰晉殺其大夫愚按胥童之罪大矣然非君殺之也曷爲不言晉人

非討罪也非討罪故書大夫童有罪故書名晉無君故以國舉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今俱作蒲恐字誤○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七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乃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按弒君未有以國舉者以國舉狄之也略其人不足誅也主乎弒者欒書然書非獨能弒也中行偃士匄韓厥程滑荀罃士勳皆與於弒其君者也弒之者眾則曷爲不書人曰厲公無道國人無戴之者死無與於難者是弒之者國之所同人不足以該之也君臣相殺人道盡矣人不足以罪之則曰晉而已以國則當國者其罪魁也欒書是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齊爲慶氏之難故殺國佐佐有棄命而先歸又以穀叛之罪矣然殺之則非討罪也爲慶氏之譖也

公如晉始見晉悼公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左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以惡曰復入胡傳曰此伐宋以納魚石也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愚按此大惡也而楚鄭書爵斥其君也已為國君而釋君而叛屈是助誰不效之彭城不繫之宋者貴宋不能守也

公至自晉告廟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左傳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公至自晉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當時厲公恁地弄得郎當晉室大段費力悼公歸來便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赫然一新儘勝過桓文矣但桓文是白地做起悼公是現成基址

八月邾子來朝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左傳曰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左傳

曰言道也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宋圍彭城不書其境也楚嬰齊救彭城不書不與其救也助叛臣也故人之侵無名也晉救宋不書未成救也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晉未成伯也承厲公之烈未敢必得於諸侯故乞焉魯君新喪未恤其憂而來乞師使與於金革之事魯亦不能以禮辭大國之命皆非禮也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起居反朾他丁反○虛朾地闕同盟同病楚也左傳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諸侯無貳其同可知矣丁未葬我君成公左傳曰書順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終